

集部

平齋集卷七

宋 洪咨夔 撰

故事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冬十月内侍自京賫内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黄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盗耳

臣聞人主一念之動左右承之百辟趨之天下嚮之

故好惡之念當謹其微蓋此心不能兩用有所重則有所輕愛易流之隂者視尺璧如瓦礫寶難得之賢者視遠物如糞壤徑寸之珠不易齊之四臣連城之璧不奪趙之一士審輕重之義也魯公伐衛齊人來歸衛寶而意不啻足齊伐北燕賂以瑤甕玉櫝遂不克而還此念一為外物所移志消氣沮矣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急欲信大義於天下以內侍所獻投之汴水使左右諸大夫國人皆知志不在小而在大與

光武手不執珠玉同意用能收拾人心於渙散之餘振起國勢於頹壞之後後聖所當法也迺者經畧山東九重之上初未嘗有嗜好見於外而當國惟寶玉是狥諸將旁搜巧索爭投所好珍竒異玩坌集私第歸附者得以窺其無志於中原而動於惡臣願陛下一懲宿弊而反之凡以珠玉服玩來獻皆碎之通衢以示聖意之所嚮邊臣聞風亦將以功名自勵務為亷白以服豪傑盜賊之心事功可集矣至若中原銅

鏹亦不必以輦入内郡為功昔張林告淮閫有云土地歸本朝銅錢安往識者謂為至論謀國者所當察也

晉謝安以荆江二州並缺桓石虔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桓伊為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臣聞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

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為言以馬喻也譎銜泛駕之馬

跅弛而難制使王良造父御之則鳴和鸞逐水曲進

退伸縮無不如意否則騂不受羈矣謝安之用三桓

人徒知其經遠無競而不知駕馭之術默寓乎其間

蓋石虔趫捷絕倫既奪之上流而石民與伊非所患

兼是時荊江豫三州軍事皆在安都督之下而兵權

實操於內此首重則彼尾輕也苟朝廷無以操其權

而制其命王彪之所謂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

之宜安烏得不為之深慮哉知此則知八柄馭臣雖王者有所不敢忽

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武帝制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役故能

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貲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語簡嚴明白繼之文帝振貸減租之詔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賦以食天子算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邊此詔所欲省當是斯時又有

獻賦郡國假獻為名重賦以為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未決則初為算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間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帝取財賠兵本末凡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然矣曰廢沮誹窮治之獄

用矣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賈人矣曰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縱矣曰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補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而極高帝欲為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顒顒待哺恐廢前功惟求趨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益口賦三十輪臺悔

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綫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與

紹興元年六月辛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望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大嘆寤戊子上諭大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

臣恭考高宗皇帝誕聖於大觀丁亥即位於建炎丁

未至𡦹寅亮上書之歲聖壽方二十有五萬世無疆之計大矣哉

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欲東行必不傾危矣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羣臣多諫不聽凡拔十城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蓋自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之過所賴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左右前後之臣耳而便佞者逢之輕黠者長之具位者拱視而不暇問畏事者竊欲而不敢言幸而敢言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於首鼠人主過舉於是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面折廷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愎諫之主安能不瞿然悟幡然改惟其若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故雖諫無益也先主復關羽之恥而

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興貪兵非無黃權褚遂
良等之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臣猶在必
將激烈懇到極其骨鯁不從不止也夷陵鴨綠之悔
當時諸臣安得辭其責哉雖然亮知惜孝直而考其
推擇之素特蔣琬費禕之純良向寵之淑均何望其
復有孝直之方勁太宗知惜魏徵而田舍翁之怒見
於生前仆碑停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
盡末節欲望廷臣如徵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

能養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拂士之力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歴數則唐都洛

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廼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

事正固桓馬楊厚以儒學進崔爰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措稟其程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臣聞求賢而不用吉士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任使與不知同人主有志於治孰不知非賢罔乂而急於

求賢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亦莫不起而應其求海濵之大老至洛陽之年少至東山之高卧者至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廷立鵠華階振鷺非不極一時之盛而知不盡所抱用不盡所知如醫者聚参苓术桂玉札丹砂於一槖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雖聚無益也武帝蒲輪之徵一下而異人並出順帝元纁之聘一馳而俊乂咸事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間然武帝有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歴數協律

運籌奉使將帥受遺所聚凡二十七人而漢以之盛順帝有淵謨政事儒學文章牧民將帥推士糾違陰陽機術所聚方二十人而漢以之衰蓋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所用而當順帝第知來之而高謀不見納謇諤不見容智力不得宣賢才滿朝廷足以美觀聽而已諸葛亮嘗言親賢人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一親一遠之間盛衰判矣易之損益皆以十朋之龜弗克違

明衆賢之助在損之六五虛中自損以從在下之賢則為元吉在益之六二賢者欲致益於上而君之樂受其益未可必也則惟常守正固以待之至王用之以享於帝然後吉有志於治者其可以徒聚天下之賢哉賢者之聚亦豈可徒樂盍簪之盛而不思相與共慰天下之望哉

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

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

禮行矣胡不屈帝尊而勞細柳博士之員置矣胡不造樓船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畧也典午綴斿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内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以練衣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冊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

力國計己俱至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折裳補帶以為巧折柳樊圃以為固厝火積薪以為安服有意外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屨履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壊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為危

机之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

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

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為銘以自警也維昔帝王

之治天下莫不以敬為主敬則百慮澄不敬則百慮擾敬則萬善集不敬則萬善隳是敬非自外而入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所畏然後知所敬也人主身都綦貴心受衆攻非隨物致戒以警動之則畏心忘而敬心泯天理之存者幾何武王惕懼而銘諸物不曰視爾所代則曰溺不可救不曰其禍將大則曰社稷為危何其辭之嚴也天真難保人欲易流出入起居之際龜鑒在目庶幾常若危亡禍亂之壓其前而

起臨深履薄之懼無一念之非敬也然以武王之聖豈待覩銘而知懼哉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之域也其或收斂於十手十目之地而縱肆於暗室屋漏之中修飾於親儒生學士之時而玩狎於對宦官女子之頃雖有此銘如無此銘矣故中庸大學皆貴乎君子謹其獨

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謂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俑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耕收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創法履畝以稅之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乃聖人於此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創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歛如螽之生喙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俑也武帝紀書初算車商

初算緡錢初榷酒酤頗識此意

平齋集卷七

平齋集卷八

宋　洪咨夔　撰

故事

梁兾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收兾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臣聞財用之在天下如血脉行乎一身可通而不可壅王者藏富於民覇者藏富於國其下富不在國又

不在民而在於聚斂臣之家蓋自正道不行而人心壞人心壞而吏治壞舍義趨利假公售私朘民自封一孔不貸柄國者又為生姦受盜之府而天下之富偏聚焉此冀所以積至三十餘萬萬而未屬饜也夫財本吾國之有而取以助國財皆吾民之出而還以予民其理順其政公故收冀家以充王府而減租稅天下以為快後世莫以為非不謂桓帝能行之也

太祖問李承進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

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每出禁民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三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玆臨御誠為兒戲今朕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劍耳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辨民志何由定民志不定而欲求國勢之安强是却行

而求全也况三軍以紀律為重處不知禮則出不知律犯上之意一萌作亂之機已兆尚可望其敵王愾而伸國威哉唐自肅宗偷一時之安平盧節度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以姑息為常至於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而不問㢘遠地則堂高㢘近地則堂卑陵夷之勢何所不至此唐所以亡也後唐莊宗猶襲故態不能以軍法約束而威令不行享國不永竟坐姑息之過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為世立極盡草

唐季五代禮法蕩析之弊一階一級上下相承川班妄訴必肆顯戮此所以國勢有金城千里之固民生有泰山四維之安也然豈徒以階級之法懲之哉平時撫養不吝爵賞苟犯法則有劍恩施而後威立宜軍心悅服不敢輕於有犯也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爾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人心不可以兩用有所慕則有所忘好善者忘酒樂德者忘色八年於外急於拯四海之溺而忘其家日昃不食勤於合萬民之和而忘其身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也方時癉暑人孰不惟寬凉之是慕憲宗銳於圖治議政延英日旦旰矣汗透御衣而不顧蓋忘其為暑也謙虚以盡大臣之情而無取乎宫人宦官之與處奮厲以講中興之要而不求乎深宫廣厦之自逸社稷生靈之念日切於中凡人情之所共樂者

無不忘之其肯以天下之未安為一身之適乎况是時名相皆足以穆天緯經國體所議必非不急細務徒留旰日之聽者堂堂兩河已盡在規畫中矣彼避暑九成而忘其親生凉殿閣而忘其民心移於物惟欲是縱賢君所當戒也

熙寜三年知舉吕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

試題出乃策問也旣而賜葉祖洽已下及第時韓維呂惠卿初考策阿時者多在高等訐直者多在下等

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取士惟虛文是尚漢策賢良雖未免以利祿入其心科別或有未竟猶不失言揚之意唐進士得人為盛特絺章繪句之習工如日五色何益世用國朝策士初襲唐人辭章之咎至此始以策諮訪治道與漢制科等其意美矣然草茅言事豈能皆若素宦於朝而效忠獻直悉出於愛君憂國

之眞情言之當固不以人廢言之過亦貴於能容人君能容過直之言市駿骨揖怒蛙感興發作之下孰不以安危治忽之實來告苟有司喜阿逢而惡訐直以行上下其手之私如吕惠卿輩美意一失奚以臨軒發策為哉維我仁宗之策蘇轍其言宫中事過於直上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可謂有大舜之大矣是時考官則司馬光范鎮蔡襄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

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

虞人有原獸之箴輪人有糟粕之議工執藝事以諫不聞於世久矣而唐之弓工獨得古意其言蓋以規太宗功業雖盛而治心之道實未嘗講也夫心者萬理之會萬事之主此心明白洞達無一毫迂曲之累則見面盎背皆天理之形著發號出令盡人心之契

合敬義直方所以相為表裏也太宗天姿高而學問不足其得在於好名其失亦在於好名好名故能矯揉為善惟名之好而觀省存養之不加故矯揉之力怠而稟受之偏者不能掩輕我宫人之怒不役一夫之怒會須殺此田舍翁之怒以至好大喜功而多愛無非本心之發露也木心不直脉理皆邪雖勁而發矢不直弓工可謂善窺其君心術之微矣太宗亦可於此進格物正心之功矣其謂勇辯謟諛姦詐嗜慾

輻輳以攻一心是特知制外而未知養内安有内心不治而外邪可閑者哉

孝宗皇帝宣諭宰臣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閲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還令之患

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勿惟反反汗非也號令當反而不反是又遂非也然未當而反不若謹之於樞機未發之先一發而民信之孝祖所以欲再

行審閲使無遷令之患也茍熟狀之進隨可隨入而思慮不加焉其與不再進何異惟能存主一之敬每事收歛精神熟觀詳繹而後出尚奚舛令之有孝宗皇帝臨朝每以方寸紙作掌記徽偃兩旁而中摺之寘在御手若内殿則留香案上三省密院奏事畢即視所記一一宣諭已乃收之

人主日總萬幾之煩而心思有限安能無所遺忘孝祖聰明睿智與神為謀猶識所欲宣諭之事於掌記

可謂文理密察矣故凡禁嚴清燕之地經史之所閱典故之所聞群臣章奏之所采有當與大臣叅酌可否日隨記於其上俟坐論從容歷舉而訪之大臣所知悉心以對所未及知則討論以進久而天下事無一不明習而洞曉其益豈不多哉

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

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内出純仁大防姓名而用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為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為諫議大夫萬乘親擢邇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勵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

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至於懷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彦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為之少隱况下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御臣之柄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吕大防而内出姓名得歐陽修余靖王素而

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唐貞元中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上聞之使問陸贄贄上奏士寧既逐雖是衆情萬榮揔軍且非朝旨願審之謹之上復謂贄曰令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惟在所授踰其力則踣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

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徒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萬榮為留後

臣聞名分者天下之大閑植之則治隳之則亂唐自天寶以宴安兆釁君失其尊肅宗復國宜思挈皇綱於既墜扶大分於寖隳乃就平盧軍中察所欲立者授以節旄自此廢置之權在軍士而姑息之弊開至代宗專事姑息僅止覊縻德宗加甚焉李萬榮逐劉士寧而自揔宣武陸贄以傾奪長亂為諫曾莫之聽

夫姑息者陵夷之本姑且也息止也苟圖一時之靜

急求目前之紓而莫計其窮是以强藩悍將敗國事

者不敢問冒國禁者不敢討屈情抑勢俯而就之以

順適其意所求必從所請必獲倨傲偃蹇莫知稟程

始則節度不知有朝廷久則將校不知有節度更相

睥睨見便則奪犯上者必好亂德宗亦安能禁萬榮

之自為留後乎然使當時君德修明朝綱振肅不以

猜忌疎臣下不以聚歛苦民生禁兵非市井之富兒

軍政非宫庭之嬖倖以至在列皆陸贄而非盧杞皆李泌而非張延賞則朝廷之勢重於九鼎藩鎮安得而輕視之藩鎮之敢於干名犯分朝廷輕故也自昔安有朝廷輕於上廉傾級圯而能措大器於安者哉

魏世祖東如許昌大興軍伐吴親御舟循蔡頴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吴徐盛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乘一日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舟遇暴風漂蕩幾至覆

没乃旋師
臣聞江流湯湯萬古一天險也而飛渡者有之曹操之至赤壁曹丕之至廣陵佛貍之至瓜步逆亮之至采石皆望洋奪氣或且送死豈長江隨時而為險夷耶天險在勢人險在德與政君無闕德天人交助夫誰敢犯之其次朝無闕政紀綱立賞罰明號令信任賢使能各當其才則人謀咸賛國勢增強坐有以制勝矣丕之再飲江窺吴輙自廢而返非特川后之效

其靈孫權為國靡政不舉謀臣勇將咸樂為用疑城相望巨艦相銜而丕臨落天限南北宜其不敢以一衣帶水易視之也是知天險待人而固德政增修勝勢在我東南有泰山之安矣

周世宗擊北漢主劉崇於高平之南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張永德曰愛能等望敵先奔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

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嶶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臣聞軍國之綱紀莫大於賞罰有賞而無罰則恵褻而威不振白刃在前誰肯委命此軍法所以不立也近年以来僨軍之將未嘗有顯罰間鐫其階隨即牽復曾無損於毫毛故皆以棄甲曳兵避死趨生為得計朝廷姑息將帥將帥姑息士卒未戰即潰既潰即

掊望風獸奔恬不為怪於是兵律壞國勢微矣英主欲大有為宜以世宗高平之事為法

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神宗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恐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佞姦近忠良神宗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

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臣聞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上天之心與君接人君之心與天通一陟一降隨寓隨在初無毫髪之間五事有敬怠則庶徵有休咎其應如響之應聲我神祖以久旱輟同天節上壽之禮積陰即日而雨陛下以雷變寢天基節上壽之禮積陰即日而霽夫豈人力所能致哉此心即天心

天心即此心也富弼於既雨之後奏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蓋姦佞之遠忠良之近即以畏天戒人意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人君欽承此意而行之則寅畏之實也答詔欲弼不替今日之志君臣交相警戒宜有以祈天永命也歟臣故亦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不以天意已回為喜常以天命難諶為懼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齋集卷九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貢生臣李璵圖

平齋集卷九

宋 洪咨夔 撰

策問

文舉殿試策

朕猥承至尊休德於今一紀夙寤晨興懼不克負荷以羞列聖迺者収攬大柄躬親萬務嘉與海內共濟丕乂抜人才於多艱疏言路於積壅亦既踰年而更化善治猶云未獲豈弊端轇轕汙俗沉浸未易遽更與抑崇名

忘實齊末遺本所更者政而不及化與何責治愈切而愈邈也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非聽其窮而莫之反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有妙於化裁推行之表者三代忠質文之尚其獘末始不可救而禮有損益隨時施宜亦非區區於制度文為之間也孔子變魯至道孟軻以齊王猶反手綏來動和過化存神固不容以淺智窺而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三王四事治國之要道知之者衆而行之者寡何與夫天命不難於迓續而難於凝人

心不難於轉移而難於固朕歷觀治忽消長之運念此
至熟而行有弗逮國體嘗少振矣而苟且相仍未保其
不弛國論嘗少定矣而是非交至未保其不摇國勢不
可不彊而選將厲兵屯田積穀未能兩全攻守之宜國
計不可不裕而約已厚下開原節流未能一出取予之
正伊欲整紀綱於姑息之餘飭法度於因循之後洒濯
衆志新美大化以凝固天命人心於無窮其要安在子
大夫彊學待問久矣其据經證古科别以對朕將親覽

馬靡有所隱

武舉殿試策

葢聞有天下者審其御御有得失則狙詐有作使作敵之殊自昔英君猶難之朕厲精更始以來無日不討諸軍國以興起治功而轡策一世衡槩四夷每有慕於漢高祖經營帝業築壇而拜以寵韓信踞洗而名以挫黥布御將之法然也周廬內衛列屯外戍使功使過俾皆踴躍奔走於作興之下而無跅弛之累兒戲之習其道

何先光武再造炎圖璽書明見以脤賓融情坐迎笑以
折馬援御豪傑之法然也中原遺材慕義來附效智效
勇俾皆歡呼鼓舞於大受之中而無養鷹之患放虎之
虞其術何要孝宣號稱中興先零負固則留屯浩亹以
平之呼韓稱藩則置酒甘泉以饗之御夷狄之法然也
故儺雖殄新隣方張或和或戰情偽叵測在我必有以
待之進可為車攻之復古退不失采薇之守衛其策何
上夫能御將帥而後能御豪傑能御豪傑而後能御夷

狄審本末之序權緩急之勢以制動静之機操縱闔闢
顧不在我乎至若軍律之當嚴戎旃之當睦邊民之當
卹新甿之當撫無一不關宵旰之慮子大夫有志事功
其率意茂明之朕将親覧

名試館職策

天下大勢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諸葛
亮之用蜀祖逖謝元之用淮羊祜陸遜之用荆襄規模
具在得其人善用之則撫機酬變進退闔闢豈不在我

而猶患備守之匪易蜀方告警襄又戒嚴且蔓延於淮右敵為三師以覬所應故我之應敵不容出於一術諸閫交相為援如常山之蛇力非不合也𢦙慮趦前不能無後顧畫境人自為守可無連鷄之患然同舟遇風又慮一處不牢則俱受其害分建三數大鎮聚甲兵糗糧以重中權似可熊卧虎視而並塞列城護風寒之地恐難於斂戍使寸寸而守之則備多力分抑兵家之所忌挾初郡以為外扞庶增藩籬之固而鞭長𢦙不及於馬

腹委雞肋而棄之又幾前功之俱廢沿江諸大屯捂兵增戍而練舟師門户之急務也或謂守淮襄自能蔽江原保綿亘於鳳沔所以保蜀也移三關之戍而扼三泉得無已迫乎督府進駐荆襄上流壯矣金房聯蜀海道接淮延袤數千里或虞運掉之難隨地分立幕府則大費又未易支也以至南北軍何以相制官民兵何以相使屯田於新疆何以能不資敵調夫於邊郡何以能不重擾子大夫熟於觀時切於憂國其舉三邊備守之要

悉意陳之將復于上

武舉公試策問 乙酉

問恭惟皇上以聰喆英粹嗣無疆大歷服學問辨寬居仁行義四方萬里翹跂望治諸君蒙被新美之化可無說以裨新政敢問舜月正元日受終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類禋望徧之並舉豈覿天交神庶政莫先與異時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進十二牧而歷咨之聽言用人又所當急也

太甲元祀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是天下之政無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嘿思道君臣相與告語尤惓惓於遜志時敏之務典學豈容緩與成王即政無逸舉三宗以勸主乎畏天愛民而已立政一書乃以三宅三俊為不可忽終之勿悞庶獄為重意固各有在與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於神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而征有苗康王率循大卞大臣進戒未暇他及首以張皇六師為言佳兵不祥之器顧先之何與豈國之

大事在戎不可一日弛與新服厥命求以聳四方之觀聽與人情易玩泰用馮河之義與君以乾剛為德必神武英略而後足以運天下與事有本末物有先後則近道矣隆古帝王出治之序參之今日所當先者悉以陳之有司将以復于上

省試一 乙未

問大明當天而萬景隨北辰居所而列曜拱恭惟主上以文王之聖躬虞舜之孝宮中三年之制畢将消剛旦

御路朝以延見百官臨撫萬國禮隆典鉅不可不預蒐而夙講也周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燕朝在路寢之庭所謂治朝者果安在豈即外朝與天官太宰王眡治朝則贊體治豈王公坐論關於治道甚大斯謂之治朝與司士之公孤卿大夫士朝士之群吏州長衆庶莫不在列揆之明堂位夷蠻戎狄不與焉豈置之國門之外不容列於表著與漢接三代而與奉常綿蕞之習不過秦儀雜就巳知皇帝之貴使得魯兩生相與翼戍

之果盡還周之舊歟德陽殿大朝會夜漏未盡七刻鳴
鐘受賀與長樂之儀先後交映然長樂陳車俠陛執戟
傳警而不設樂德陽乃鐘鼓鏗鍧管絃和雅豈禮樂至
此而後備與宣帝受釐前席何盛服齋明獨施於少年
之見宣德幘坐迎笑何威儀簡略能奪夫說客之氣高
帝之朝廷而愛幸者媟戲於殿上宰相得以折之先帝
之正處而貴寵者引内於殿中中郎得以卻之倖倖方
張二臣何為無投鼠之忌小臣廷辱師傅至拳折殿檻

而不顧盖謂其不能正主益民也而金華入說尚書論語其有補於帝學者何事武帳不冠不見使人可其奏而出入禁闥之請曾不克從間見高門之論乃謂妄發其不能動帝聽者何說十萬横行面謾可斬而殿上皆恐遂罷朝不復議何聽納之易奉珍來朝待以客禮而甘泉受謁稱藩而不名何禮遇之過朝而問錢穀出入公私之積何其難於裕也坐朝而日昃未退内外之務何其難於清也朝堂百僚之位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

司徒每府天子親幸與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豈

非君臣一堂交孚無間而後足以增朝廷之重歟其歷

攷周漢本末以告

二

問繼志述事者人主之達孝崇德報功者朝廷之盛典

昔在寧考親挈神器以授聖明眧哉嗣服于今一紀而

文母保佑之恩永言孝思亦既邦祔侑食清廟豈無舊

弼顧猶觖焉可乎盤庚告其臣民兹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功臣配食于太廟商家尚矣而莫名所享之臣伊尹格于皇天伊陟臣扈格於上帝豈即其人乎周司勲有功者祭於大烝傳者於王功曰勲獨取輔成王業之周公而名公之夾輔尚父之燮伐皆所不及豈難其人乎漢論功定封録第侯籍藏諸宗廟以至麒麟雲臺之繪崇報厚矣未聞有列於烝嘗者而先儒謂漢祭有功於廟庭其詳可得聞乎唐享功臣祫則配禘則不配其後禘祫皆配果合乎古否也高祖廟以裴劉

故人俎豆其間能無岀於私乎太宗廟以魏徵𩀌臣冠佩其中抑無一之非公乎長風孤騫之仁傑廟享宜也而五王之賢並侑固不厭其衆忠冠日月之子儀廟享亦宜也而中興第一之功不與亦不嫌其寡乎佐佑王化之說享之未過也而應變守文之名相皆不在選其有所抑乎光復宗祏之李晟享之誠當也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乃置而不問豈文墨議論不如汗馬乎翦蜀於清明無蔽之日平蔡於惟斷乃成之時杜裴元

功享之俱無媿也而崇文及勰莫非指蹤之下乃與同升豈將相叶心然後功業有濟乎許敬宗威勢熾灼停享於神龍固足以懲滔天之罪而名宰相如玄齡百世猶將宥之亦以子停何以允公論苗晉卿小心謹畏崇配於大歷已不足以孚當世之望而首贊經綸如裴冕一時無能及者乃以即世先後為疑何以逃清議自武德至於元和功臣列在祀典凡四十餘人穆敬文武宣而下廟食靡所著見豈無其人則闕乎抑有其人而泯

乎無傳也夫黄鍾動而氣序轉應龍翔而雲霧集君臣感名之機盖非偶然者然一時之功孰與乎萬世之功左右諸大夫之曰賢孰與乎國人之皆曰賢人心是非昭如日月侑饗大議可一言而定也諸君攷古驗今以對毋枉

江東漕司不礙格

問國無常勢隨時而為強弱周公之於魯太公之於齊乃能逆料預計於數百年之前則其勢亦有時而定也

周之季世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諸侯不敢有無周之心秦汎埽六合鞭笞四海自以為帝王萬世之業而繩樞之子亦得而易視之人有尫羸而壽考物或暴長而夭折理固應爾獨怪春秋以來齊有葵丘之會晉有踐土之盟均為五霸之盛而心術譎正宜可以占其國何威公僅能終其身霸業遂替文公之後世為盟主齊且屈而從之豈譎正無關於強弱耶是猶有可諉者曰國異而勢殊也及觀漢之文宣規摹一家而強

弱乃有異勢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匈奴嫚侮結以金繒太息流涕之勢其不滿人意非一事然兵無刃而威權自振刑不肉而德化自孚貫朽粟腐迄成庶富之效而後嗣賴之樞機周密技巧咸精吏稱民安之餘單于且欵塞而來享中興之治赫然莫及而一傳之後漢業衰焉弱轉而强强轉而弱始終之變相反若此其必有故矣恭惟主上更張萬化總攬權綱舉天下之政滌蕩振刷而一新之朝廷清明邊鄙不聳四方延頸以望太平

而轉弱為強之機不可失也宵旰雖切庶績未凝鴻鴈之民尚勞於還定鼠狗之盜猶費於掃除而內外體統之間血脈壅底臂指拘攣識者尤為之深慮國勢所係若有待而強意者刑賞之施惠褻而威不振耶紀綱之張名存而實未至耶抑亦體祖宗立國之意守以寬仁道德安彊隱然自有不可犯之威而天命人心之固在此而不在彼耶諸君其敷繹濟時之策以告

礙格

問國論之變至乎中而定夫中在易為二五在書為皇極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天下國家理亂之本皆於此乎見泰之九二居治泰之位審處泰之道包荒得尚于中行是以并包兼容而為中也然泰自否來君子之道方長閑邪不可以不嚴防微不可以不謹而負荒穢之累者乃從而包含之得無啓小人乘間而進之漸耶洪範皇極之疇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好德則錫之福宜也至不協於極不罹于咎亦且大而受之協於極則君子

羅于咎則小人居君子小人之間而為鄉愿之行其害德為尤甚受之者何意四凶之惡已著猶得以假息於堯朝非包荒與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豈包荒不能如堯之大與少正卯言行之偽加以兩觀之誅盖謂其巳羅於咎矣三家分魯陽虎執國命罪固浮於少正卯而誅反不及胡為獨受於此彼其知宦豎專殺之罪而不問遂成優游聽藩鎮陸梁之勢而莫制寖至姑息得非假是說以自文曰吾將以求合於中者又况泰以朋亡

為貴洪範以滛朋為戒至公無我黨與不立而中道以行漢唐之季朋黨成風雖賢者不能免豈其自叛於中歟抑上之人無以并包而大受之故逸為朋黨之歸與厥今更化以來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衆正而杜群枉天下莫不服聖上之明而用舍之際猶恐或激於偏徇議者乃有中立不倚之說蓋欲示尚中建極之意而定國論於不可轉移之地也夫否與泰常相反極與咎不兩立邪正消長間不容髮伊欲恢包荒之量而小人無得

以投君子之隙推大受之公而君子自有以制小人之
變皇極大明與天下相安於泰和之域若何而可憂世
之士盍相與圖之

平齋集卷九

平齋集卷十

宋 洪咨夔 撰

策問

饒州堂試一

問周官有宮正掌王宮之戒禁糾令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皆屬之天官所以嚴宿衛而備非常也漢制周廬千列陛戟百重視周為加詳光禄勲衛尉之設即宮伯宮正之遺意亦屬之丞相否乎排闥而入大

臣隨之内朝外朝之勢猶未至于隔絶加官既設之後大臣亦得至内庭否乎入未央宫殿門不納徘徊往來其禁嚴矣使北軍之印未觧則將何以制其變清宫具法駕而入謁者之衛端門且誰何之則夜拜衛將軍無乃猶或置疑其間耶置酒宣室敢於形辟戟之言從幸林光有以杜觸瑟之變若不當以詼諧覊虜少之而當時議者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以給宿衛豈其猶未足為賢耶儒者侍中特聽掌御唾

壺朝廷榮之似不足榮也其榮之何說顧為中郎出入禁闥而薄淮陽之郡似未可薄也其薄之何意黄門侍郎號為要處彼擢之給事黄門又以為官之落拓何也郡國材官番上宿衛其法果皆便乎南北分屯以相統制其權果孰重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與期門羽林之置亦各有說乎世為衛尉見于同姓而王國人乃不得宿衛何也太傅古官論道經邦而以給事中領宿衛又何也夫以漢世宿衛之嚴防微杜漸皆有深意揆之

成周其得失安在邇者議臣有請宫禁侍衛各儆攸司欲以隆主威而尊國勢上亟諭之不識漢制有可施於今日者乎諸君博古通今言之無畧

二

問恭惟主上撫盈成之運垂延洪之休豫建元良以固國本謹擇天下耆儒端士為之輔翼儲德日隆涓剛受册三代有道之長誠不是過自漢以下固不容並論也而有司竊於考古有疑焉四皓之來衣冠甚偉羽翼既

成而漢之大本以定子房之畫婉矣論者乃謂其植黨締交以相傾軋殆非子房之意然高帝與呂后毋子共起於艱難之中漢業甫定顧牽於私愛欲動揺之期期之諫曽莫能回其意則權以濟事似不當以植黨論也至觀異日開博望苑以延賔客遂至於虧天性之恩無乃出於招致四皓之故智乎二疏之去知足不辱有以激漢世廉頑懦立之風亦可謂賢矣而論者謂是時太子年未冠學未成未可以潔身而退然宣帝之教不過

雜覇之制道巳非詒謀燕翼之道獨親許氏而尊禮師傳之意寖薄見幾而作似不當以潔身論也至考其既去之餘論語孝經之學遂轉於甘泉洞簫賦之好卒無以養成其德得非二疏遺其憂乎夫齊威會諸侯於首止而王世子始定高宗舊學於甘盤既乃遯於荒野是則四皓之來二疏之去蓋非苟然者而得失是非曾無定論何耶諸君以麟趾之英親逢懿爍自宜鋪張揚厲編之詩書而無愧商訂及此特以覯講學之素耳幸茂

明之

三

問五百歲而聖人出若圜於天地之定數君臣而並父子而處胡為獨盛於帝王之世耶電繞斗樞虹流華渚瑶光貫月赤龍生風其見於世紀者若此質之正符亦過於愛奇矣然履武敏歆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詩人猶且咏歌之不足得非聖人之生固與人異而受命之符抑有在耶夫天生聰明天錫勇智謂之生知之性出類

拔萃可也語怪及神顧安取此至若東南有天子氣南陽有鬱葱之佳氣得非王氣有所屬乎夢神於大澤之陂夢吞日於猗蘭之殿得非精神有所感乎重瞳八彩日角龍顏與夫鳳姿日表之異抑肖貌有不同乎十四月而生乃立堯母門胡為誕彌之月適相似也甲觀畫堂或謂畫九子母于其中果何據也功成慶善之樂何為而作誕聖繼天之樂孰從而獻千秋紀節何所本始節近長春其議安在恭惟主上天縱之聖冠冕千古御

籙膺圖重熙累洽屬茲良月瑞慶標辰桂海氷天嵩呼華祝同一心也諸君生逢千一之期目覩五三之盛躋公堂稱兕觥以介萬壽實維其時是宜鋪張對天之宏休與生民天保之詩相為表裏凡自昔帝王震夙之盛事盍相與訂摧以諗有司

四

問道揆明於上法守嚴於下則天下之治不難舉矣宅揆之官奮庸熙載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古之大臣所以

任天下之重曷嘗以細故自累哉漢唐之世九卿更進他官參與已失委任大臣之意而持禄固位伴食模稜尚何望其職業之能盡其間少知治體者抑又不能無疑焉錢穀決獄所宜與聞乃一諉之内史廷尉而不復省事無不統顧如是耶死傷横道豈不大於牛喘而科瑣邊吏僅見於赤白囊交馳之後恐憂邊思職者不爾也聽受訟獄日不暇給乃至有愧禮樂豈萬世長策未暇講耶序進郎吏仰視不顧則體貌安在而止擇十使

猶患未盡得人恐兼收待用者不爾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綱舉目張豈無其要而世之喜事事者乃以身親細務為稱職不事事者又以無所建明為得體漢唐相業之卑得無坐是乎主上更新萬化圖任老成以恢張治功宜日異而月殊可也然天下之弊紛如蝟毛二三大臣夙夜盡瘁於其間而未底厥成故議臣欲清中書之務簡節踈目而講明其大者揆守之辨要必有在至若賢才之未盡舉倖門之未易塞兵聚而難散民困

而易揺穀貴尤艱於和糴楮輕尚費於稱提凡此數端莫非當今之急務孰為大臣之職孰為有司之事輕重緩急當與識時務者籌之諸君其毋隱

五

問兵以多算勝智者察事幾於呼吸之間料敵勢於千里之外發無不中如矢破的何其神也而謀之用舍抑又有幸有不幸焉廣武說成安欲假奇兵絕信耳之輜重而兩將可致淮陰使人間視知其不用然後敢下井

陘亦可謂奇策矣使戍安果用其計則信將何以應之
魏延每隨亮出輙欲請兵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
其謀差強人意亮乃制而不用每歎巳才之不獲盡幸
而從之不識長安果可入乎信抱國士之畧亮負王佐
之才得失勝負燎如觀火隨機而應慮勝而會必有非
衆人所能窺者幸紬繹之

六

問三盤五誥之不作而漢制詔幾於典誥得非去古未

遠猶有渾灝之遺風耶漢唐有天下皆數百年漢之帝紀詔不一書而唐史略之何耶文帝之詔半為農下山東布詔令老癃扶杖觀聽願覩德化之成可謂善於布宣者矣而當時猶謂吏奉吾詔不勤勸民不明何責吏之深也循良無傳獨一河南抑吏治誠有未至歟憲宗之世藩鎮禀令制下魏博士卒懽動如雷至有倔强何益之嘆可謂易於感動者矣而淮蔡以三州之衆合兵環攻累年乃下何平盜之難也草制失詞致煩改定抑

人心亦有未孚歟彼其輪臺之詔奉天之詔均罪已也
其辭孰切寛大之詔陣傷之詔均恤人也其恵孰渥河
涼三鎮播告之修均所以奪其心也其意孰明視草之
才較以除書德音擅名者孰勝期期之請視以批敕壊
麻為忠者孰優此猶未足深議也後元獨盛於七制元
和並列於三宗號令之煥然可述與温雅有古風烈乃
不見於文帝之賛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獨於賛憲宗言
之而二祖之制命無稱焉作史者必有深意恭惟主上

祇畏天戒勤恤民隱嘉與海內同躋仁壽廼者明詔荐頒飭監司守令以奉職之意開盜賊脅從以自新之途王言大哉一見可決四方萬里鼓舞於風雷之下當不止於山東魏博吏士而已也然澄清者流為姑息撫字者轉為催科習俗移人詎能遽革錢弊久壅而未通穀價方踴而未艾凶歲多暴還定猶難伊欲吏治興起姦盜革心翕然丕應如漢唐之盛時若何而可憂世之士盍相與圖之

七

問周南為三百篇之始文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悉於此見之亦猶易首乾坤書斷自唐虞之意與然自關雎至兎罝凡七詩始言關雎之化行又四詩而麟趾始著其應夫王道自閨門衽席而達乎天下遠而難化者宜莫如椓杙之人近而易化者宜莫如同姓之親今乃不應於彼而應於此何耶羔羊為鵲巢之功致在位皆節儉正直至其應見於騶虞則天下純被文王之

化草木群生無一不遂夫名南特諸侯之風其視周南
王者之風固為有間彼之應顯於庶類之徵此獨應於
公子信厚無犯非禮而已又何邪詩取麟以為應趾定
角果有仁厚之象與抑謂太平致麟之時與序言衰世
不知果紂與文王之日與抑謂周之季世歟麟趾鑄金
以班諸侯王夫豈無說而良史之作託于麟其意安在
語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有志於學
者必三復於此而好修之公子尤當佩之而不忘反覆

二南之意推之於行葦角弓以究終始盛衰之變諸君事也其為我索言之

八

問六經著天道人事之極莫詳於春秋雖不言其事有其應而證應具存其聖人憂世之心所由見乎日食三十六螽蝝蜚蜮之災總十有八雪雹星石隕霜無冰凡其關于天人之際雖微必録而水旱之變尤不敢畧僖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始雨其不曰旱謂其有

志於民而不為災然文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昭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旱亦甚矣而不以旱書無乃亦不為
災耶以至夏大旱欲焚巫尫而復止是歲饑而不害然
旱以大書為虐尤酷安有民不困於饑者不然則宣亦
書大旱而不書饑亦謂其不害可也或書旱或書雩或
書不雨美惡異辭必有深意宣大水而繼以饑襄大水
而繼以大饑淫潦妨農固宜艱食而威成之秋大水莊
之末年横流尤數至鼓用牲於社於門何為皆不以歉

告抑豈如七年之水雖無麥苗不害嘉穀故從而畧之
然大無麥禾藏孫辰遂至告糴貽我來牟獨非嘉殖與
亦未有洚水若是而嘉穀不害者威之初年有平原出
水之害越二歲而有年其轉凶為豐者何道他國非無
乖沴宋獨書水淫雨害於粢盛乃知其必興者何說恭
惟主上篤於敬天切於愛民真得堯湯之用心而大兵
之後四方未免以水旱告若幾於春秋之不一書者天
心仁愛固在是與木饑水毀皆有數與近覩吾饒去歲

常暘今玆常雨官無委積民有菜色而或者猶以饒在江東為優得毋旱不為災雨不害穀如魯史之所書與諸君學貫天人不愧舒向盍相與發明春秋筆削之義以諗為政者毋以訐而為直

九

問人主操富貴之柄以御天下錢幣輕重之權當一出於上不當與天下共之也虞夏金為三品周立九府圜法利權所在上實專之至景王欲更鑄大錢單穆公雖

諫而不聽百姓竟蒙其利挨之劉陶之議則不合文帝除盜鑄之令賜鄧通銅山得以自鑄而錢乃至於貫朽貿之賈生之論則不然撰直三千錯刀五千何其直之多百錢墊七八與三十五為陌何其陌之寡是猶未足深論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錢制是為得輕重之中然五銖既行郡國多姦鑄而益輕公卿請鑄鍾官赤側以一當五其後二歲赤側以賤而廢三官錢始富矣開元既用以經費不給始鑄乾元重寶參用以一當十犯法

日數百終復其舊然後民便之夫錢出於上而散於下上之所重孰得而輕顧方行而遽輟何耶抑上之人不過為一時權宜之舉隨即反經耶否則朝廷之上無以主其議以一人之言為用舍耶漢方再造猶興五銖之思唐凡幾世一循開元之制而赤側重寶不復見抑又何也國家銅楮並行深得子母相權之意頃以楮幣益輕多為秤提之術而未底於重於是以開禧新布以二准三行於輦轂之下利權輕重操之自我可謂得其宜

矣或者猶謂貨泉新舊均國寶也而自謂抑揚京城内外皆畿甸也而自謂畛域恐未免抵冒之多然使以二准三果可通行則錢之布於天下者皆可從而增益否幸以利害得諸目擊者爲有司告

平齋集卷十

平齋集卷十一

宋 洪咨夔 撰

策問

饒州堂試十

問大江以東衣冠之盛饒為最螺州地鐘異人出焉冠大廷世殊科班班可數皆學校作成之功也漢之番君唐之顔魯公德澤在人至深而獨不聞垂意興學何邪晉虞公為内史大修庠序是前此嘗有學矣誰實基之

移告屬縣廣招生徒至七百餘人教養之盛若此今所養僅能三之一而虀鹽之態常患不足不知當時雲會輻輳何以為養先正范文正公相攸於東湖上繼者始築儒宮以據水光山色之會公之詩文胡不及之買田三頃以贍士大書特書詫以為盛然所入其能幾何今膏腴歲增數凡幾倍而倉廩之積不見有餘抑尾閭之泄無以窒其源耶高堂顯敞不改舊觀硯湖平遠尤覺增明二公所以淑艾後人者雖百世聞風而亦起諸君

藏修其間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涵養致君澤民之業以求無負於教育之素盍各為我言爾志

十一

問世臣之喬木舊德之元龜有國者所甚重而出處進退天下莫不望以為標的尚論古人顧不能無疑焉復亳卜洛之餘告歸之志則同胡為乃有欲去而復留者不惟自留且作書以留同列同列亦為久留而不去何勇退之難耶海濵二老同為善養而來歸扣馬之諫鷹

揚之舉果孰為義天下既定表東海者乃不與師保左右之任何耶從心不踰矩之年尚皇皇於歷聘否以天下之達尊自居終不見諸侯否乘駟而見輦而如公告老猶得以與聞國事至朝廷大議遣廷尉咨問亦乞言之遺意否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盖已見幾而作何衣冠甚偉者始來上閱將軍之老名其子為太僕可謂貪賢之切何知足不辱者遽求去求文武如不及而蒲輪之迎特能詞賦為治顧在力行而魯邸之議乃先服

色據鞍矍鑠非不銳也未免乘下澤車之悔食肉萬里
非不壯也未免入玉門關之請而無踰老臣尚堪一行
則又好勇至老而不衰其視番番黃髮之謀孰得孰失
晩應賢良但見不情而多詐周流四公不過恭遜以取
媚請尚方劍賜靈壽杖與夫長樂老之自叙血氣旣衰
固應爾彼綠野堂之遊九老圖之作亦必有所懲而然
也著節而稱祭酒孜于周當為何官遮說而得三老不
謂秦尚存此名自誄大夫遷御史大夫為太傅而封褒

德侯漢家校年之法抑又安在書陳舊人之圖任詩歌元老之壯猷年高德劭閑義理為甚熟出處大節必有非衆人所能識者幸商訂之

十二

問漢公子之好學莫如楚元王一門之盛元王受詩於浮丘伯諸子皆讀詩至孫辟疆亦好讀詩越數世猶有以少通詩書名者豈非過庭之訓而然與然德修黄老之術得枕中鴻寳秘苑書於淮南其子竟以是下吏恐

非所以為義方之教也而典校秘書於天祿閣太一青藜為之下照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可謂能世其官矣然向自主穀梁春秋義歆則欲建左右春秋論難迭出自為矛盾豈父書有不必讀耶抑輪扁斲輪不能授其子耶其究穀梁左氏於聖人之經為孰近左氏多古字歆獨好之引傳釋經轉相發明其於字學蓋精粲則方且問奇字於子雲無乃有貴鶩之意與向作洪範五行傳為外戚之戒歆乃挾周官泉府之說為新室國師父

子異心一至於此然國師方貴顯矣棻以符命投四裔何其忘舐犢之愛也董仲舒為漢純儒通達古今有補於治向與之相伯仲伊呂無以加之語必非輕許可者淵源不及遊夏何為歆復少之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言為然黨同伐異孰為至當自交而至於龔弓冶箕裘之業蟬聯十世輝映兩都其間先後異同是非得失不可槩論意者同于好學而不同於所學亦不害為世家歟諸生平時自許不在漢公子之下家學之傳亦能若

是之盛否

十三

問周之士也貴而肆秦之士也賤而拘𠷣實使之然賤而且拘秦固以亡貴而至於肆周亦安取此得非周以道勝法秦以法勝道耶太學賢士之關士氣屈伸公論通塞所係為甚重鮑宣為司隷諸生舉旛集闕下而留之夫司隷内治京師外統諸郡其於太學若無與也愛而留之不忍其去所以能得其心者何故嘗聞鄉校議

執政之善否而憎玆多口者欲毀之胡為於宣獨眷眷如此韓愈為祭酒招諸生而誨之學競起侮予之嘲夫祭酒為古司成國人矜式其於弟子員至近而易格也侮而嘲之曾不受教所以莫能回其心者何故嘗聞聚為朋曹詬罵有司而退然自克者無幾胡為於愈亦不能少降心以相從耶異時處士横議名節相望適以趣漢室之衰六舘之士不陷非義終無以弭唐室之變遡流尋源要必有說

十四

問孔門速肖者七十子而名在四科者十人而已果孰為之區別耶參悟一貫於口耳之外胡為不在四科之列夫子傳諸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是道之統參乃得之而在四科者反不與何耶借曰政事言語文學不足以盡道德行之顏閔蓋嘗在寢矣平日之所許可之所期屬非曾子所敢望今不傳諸此而傳之彼必有深意謂參之魯有受道之質與回也亦如愚謂

參之孝爲百行之源乎孝哉閔子騫初亦何愧意者實藏於海聽夫人之所自取與後世以顔孟配先聖而得道統之正傳如曾子僅與游夏齒又有不可曉者願聞其說

十五

問臺諫天子之耳目建置本末可得聞乎九官之命聖讒納言龍獨任其責他官何爲不得與善旌謗木人皆可言而四凶之惡胡不聞有斥其非者周官御史司諫

似以風采議論為職然御史掌治令贊書之事初不及於觸邪指佞而弊群吏者乃有小宰司諫掌糾萬民之德亦不及於繩愆彌違而諫王惡者乃有保氏官名與後世同而職業則異何故藉曰凡治者受法令御史得以劾其違令之罪以詔廢置司諫可以因事而納規三百六十官之中職於糾察者止二人無乃自狹其進言之塗與漢承秦制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中執法領侍御史十五人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唐則監察御史

十人又有裹行之名諫議大夫四人而拾遺補闕亦復並置其視周人設官可謂詳矣而當時治道曾不能庶幾成周之盛豈惟其人不惟其官歟方今衆正在列國是堅定臺諫紀綱之地雖不備其官而一士諤諤嘗首形於王言之嘉歎然攷之國朝之制天禧中御史諫官皆四員慶歷有三諫之除元豐有六察之命今焉冠豸伏蒲各專一官而不並建必有深意謂才難而不輕授與賢俊滿朝孰無明目張膽之志否則得其人而一夔

自足與十朋之龜弗克違宜其不厭多也又否則聖朝無闕小人退聽而皂囊白筆之可畧與則人情之譸張國事之膠轕未可畫諉諸太平之無事意者御史司諫之專其任將以復成周之訓歟復古之難不可不詳議而熟圖也諸君志於有用其為鋪張聖賢相逢之盛事

十六

問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以其為國植怨於民也盜竊寶玉大弓春秋誅之胡獨聚歛之臣不及賍吏犯

法法在姦吏舞法法亡蓋無法則無以為國也伐檀之貪鄙而無功詩人刺之胡不聞有刺在位之姦者茍變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至疑其傷廉然禮順人情乃或置米肉之遺於不問何邪劉寵之為守受一大錢而去人皆稱其賢然法有明禁受所監臨一孔以上皆贓論何耶得非禮法不相為用與頃者貪相債帥之得志上下戍風恬不為怪聖化更新首嚴簠簋不飭之禁草貪為廉宜翕然丕變論者猶謂賞罰不信不足以懲汙染

之習而善類名家科甲之士不當遷就為之諱是欲一以文法懲之也禮義廉恥以維持士大夫之風俗法禁之外亦有可行者乎若曰人心趨利如水就下禮不足以防其無厭之欲法不足以制其自營之私又將何術而可史家皆傳酷吏獨無傳贓吏者欲裒為一書暴諸國史一字之貶若撻諸市不識可使草心易行精白以承休否

十七

問宰相論可否於廟堂之上以行其道諫官爭是非於殿陛之間以行其言經綸治功彌縫君德葢非他官比也冡宰制國用必於歲杪然周官太宰歲終受羣吏之會其不會者惟酒與膳服耳夫惟辟玉食膳服之不會宜也酒誥一篇歷歷無𢑱酒之戒酒而可以不會乎彼庖人膳夫之不會王及后世子皆然而酒正之不會惟王及后而世子不與得非養正於蒙不容以是亂德耶歲終天子齋戒受群臣之諫然周官司諫不過糾萬民

之德而掌諫王惡者惟保氏一官進言之路何示人不
廣耤曰左右前後皆可繩愆而受諫獨于歲終事有可
諫必待卒歲而後言則為立仗馬者多矣彼孟春徇鐸
工執藝事以諫此受以歲終彼諫以歲始抑又何故後
世宰相兼領鹽鐵度支諫大夫無常員揆之周家建官
之制然與否與朝而問一歲錢穀之數與正旦酌獸尊以
賞直言概之歲杪制用歲終受諫同與否與頃建言於
朝者請宰相制國用諫官補闕員歲云暮矣因舉周官

王制之疑以為問

十八

恭惟主上盛德大業冠冕帝王闡休懿鑠輝映天地廼者自仲秋初吉日御昕朝已而儲闈之授册宗祀之慶成千秋之上壽元正長至萬玉來庭盛事荐臻禮容迭講凡此大朝會之儀固有曲臺之議在然國家制作多仍唐舊是不可以無攷也今覲唐制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内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衙

内五衛元日朔望視朝則服翼善冠其後朔望仍用弁服元日冬至朝會七德與九功同舞其後至有不忍觀破陣樂舞者至於大陳設皇太子而下以次上壽且奏祥瑞雲物其大略亦若是而已而其間不能無疑者太極宫之承天門受萬國之朝賀既曰古之外朝矣或又謂含元殿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何也太極殿者朔望坐而視政既曰古之中朝矣或又謂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唐為正殿何也兩儀殿常曰以聽政而視事為

古内朝又以紫宸為周之内朝漢之宣室唐之上閤亦曰内衙然乎否乎兩儀承慶皆為受朝聽訟之所而元和中正朔乃御紫宸朝賀寶歷中則又月朔御紫宸行入閤之儀胡為受朝之地曾無定所舊制以隻日視朝其後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或又五日一御太極殿胡為臨朝之日曾無定期引對廷臣何屢見於延英讀示月令何獨見於宣政入閤之儀開元舊禮本無之後之諸儒從而附益抑又何說也夫以唐家一代之制損

益沿革豈無得失之辨仰參周典俯采漢儀其合於古
而宜於今要必有一定之說諸君結綬登畿觀光之國
有日矣試言其槩

平齋集卷十一

平齋集卷十二

宋 洪咨夔 撰

內制

殿中侍御史王遂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

詔

朕自親政以來臺諫以直聲著者必超軼等級而進之所以勸敢言廣忠益也卿氣壯而材茂識髙而論偉縣分察再遷察非法於殿中暴未殄之惡折方萌之姦蹇

蹇匪躬聞於天下朕甚器其直稽諸故府臺臣以供奉赤墀攝貳版部僅一二見如卿即日為真亦足昭眷簡之殊旌拔之異矣矧嘗考覈郡國計簿具見本末理財有疏義利之辨尤嚴令特舉而措之毋多遜所辭宜不允

權戶部侍郎趙立夫辭免除戶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令貢賦抑其細也而後世專以

理財為職卿本固而末茂外寬而内明踐敭所至務以有餘不敢盡之意寓於政事攝貳地卿恂恂如不能言而鉤索原委檢覈滲漏吏無所容其欺心計精矣就俾為真用懋前業夫天下大計分隸四總其入於版曹者纔二十七郡生寡而食衆用疾而為舒故常患不贍鞭筭笏畫之長朕方以陳愬望卿勿辭可也所辭宜不允

權刑部侍郎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有虞氏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故直直故清也知此然後可以爲禮樂之官卿務敬以直内之學有淵乎似道之風甘泉之論思露門之勸講責難陳善備罄忠蓋而不汲汲於進寅直清實若昔折民惟刑與降典相爲表裏疇庸邦憲之平正序春官之貳選妙望華朕命惟允齊仲孫來省難知魯秉周禮而不敢動晉欲服楚必先大蒐被廬示之禮時方多艱卿其思所以尊吾國者徒鳴其謙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權兵部侍郎趙彦悈辭免除兵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卿學問造乎精微論議根乎正大垂紳端笏於朝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也引年告歸朕以金華之業未就擢繇武部之最就進貳卿之真亦可為勉留矣而猶以歸諗歷覩在廷番番黄髪我尚有之而公族之年耆德明孰踰卿者四郊多壘主憂則臣族同姓之老方與國同其戚休而忍不為朕修九伐之法明七德之武遽舍之

去乎其彊起就厥位所辭宜不允

朝議大夫新除兵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彦悈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經者道之綱也史者事之紀也八書十字而下述作紛紛經學之不明也深於經則必良於史卿學有師傳晚造自得涵英論說析微抉奥多先儒所未發用力於經深矣典謨歷代之軌範春秋百王之繩墨記言動者祖

馬卿能以經法為史法品藻實録方將軼遷董而上之

進參纂修尚奚遜所辭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為雷發非

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

自昔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玩天變而不知懼間者雷

洊發於首春雷君象也詩稱震電不寧不令朕方引咎

修省卿等亦以陽不斂藏俟罪於家上下相與警懼若

此吾國其庶幾乎漢丙魏同心輔政風雨災變時氣失

節皆惕然以為已憂而中興之治成卿宜一乃心德圖所以回天意者移災股肱非朕志也明發其率百辟以朝端朔所請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為滿散天基聖節乞許肆筵不允詔

朕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星雷示變天所以大儆朕也而卿等職思其憂莫不震恐引慝可謂得交修之誼矣然損貴酌損節戒苦節禮以義起必惟

厥中朕於誕日既寢上壽之禮群臣嘉賔之式燕可盡略乎勉體示慈之意毋勤引避之嫌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鄭性之奏為雷電非時乞賜顯加黜罰不允詔

迺立春再翌日庚戌殷雷始發又再翌日壬子而震少陽驟減恐懼靡寧故預戒百官天基節寢介壽輟用樂庶幾上答天譴卿乃謂咎在臣等乞加顯黜昔我仁祖以春雷為異明詔責躬曷嘗歸過股肱卿宜悉心輔朕

以虢虢致福勿復辭費所請宜不允

工部尚書李鳴復辭免玉牒兼侍讀恩命不允

詔

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師氏以𡼏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自唐以來瑶牒之纂修經幃之誦說蓋昉諸此而兼其長為難卿著御史之冠曳尚書之履聲稱籍甚而執春秋一經以陪緝熈之講尤多所發明朕熟察所緼閟中而肆外故以開元譜無量開成李衢

之職兼命之進而勸讀則明引君於當道之誼退而撰次則用大事於書册之法恢乎有餘地也所辭宜不允

户部侍郎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文以氣為主職史事者有直氣則無曲筆卿以學問養集義之氣頃為御史不為强禦屈剛且直矣進升言語侍從之聯叅舉紀傳編年之法以前日之是非一時者榮辱百世均是氣也况司馬遷之進姦雄崇勢利班固

之否正直輕仁義曾莫能當卿麾訶之餘鋒一代大典久未就緒非卿其誰宜為所辭宜不允

兵部侍郎趙彦㦸辭侍講恩命不允詔

元祐中程頤為說書以敬涵養君德范祖禹為侍講以和開導主意親學士大夫之益如此朕知卿和而能敬始進之以頤今進之以祖禹德性之廸意嚮之正惟吾宗老是準𢁉異櫝來上謂究心自得而無能悟主朕實愧焉雖然學有緝熈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亦惟

卿勉之所辭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金紫光禄大夫

右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再上奏為雷發非

時乞賜罷免退伏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夏正月也劉向謂雷未可以發

而發陽不能閉陰之象故邇者雷發於春始朕甚懼焉

丞相與國同其戚休既夙夜薰心圖答譴告積陰隤霽

矣而猶執咎不自已夫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元首股肱交相儆戒固應天之實然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詎嘗分過於申伯仲山甫哉况今外患未弭内治未飭朕方倚丞相如左右手其安厥位懋我政事以保乂我有夏穆我天綍毋輕於奉身而退以孤朕也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𡌴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朝廷以耆儒而尊故國以世臣而重朕萬里名卿期以

為股肱心膂詎肯使一日去修門哉惟西土嘗不靖朕
為之廢寢食者累月峨英岷秀盡瘁王庭卿大夫之舊
德宿望莫有留者拊髀躊躇憂顧無所寄然後知李良
在隨廉頗用趙之足以重鄉國也輟經幄之優進書殿
之重高牙大纛歸鎮鳴珂薦紳父老念疇昔綏靖之勲
猶在必動色相戒坤維可無憂矣况峻職以尚賢即家
而為守在蜀纔止一人朕於卿可謂盡體貌之宜往哉
毋以中外為間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𡍼再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孔子自衛而反魯孟軻去齊而歸鄒弗逢其時乃諉諸命卿心存於致主朕志切於用賢將以有行未為不遇曩頻年外服嘗著績於制垣今再歲中朝遂聯班於執政雍容勸讀繾綣給扶顧圖任之念未忘何引謝之章屢至躋隆名於祕殿建巨屏於故鄉歷考前聞罕見近比相如之諭蜀道方來弩矢之迎買臣之守會稽何勤

印綬之上諒薄言於晝繡尚遠告於宸猷所辭宜不允

平齋集卷十二